

由刺到雅：宋代笔记中苏轼戏谑书写变迁

司 聃

摘要：宋代笔记中，苏轼戏谑书写早在北宋元祐年间便已成熟，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戏谑内涵在流传中不断重构。早期宋人笔记中，苏轼的戏谑之语讥刺意味过甚，以至俚俗，后来逐渐雅化，戏谑书写由直露讥刺向文字游戏转变，向思想政治性叙事转变，凸显其刚正之德。这种书写风格的转变既是宋学背景下叙事的严肃发展的结果，又受到南渡以来政治再评价的影响。苏轼戏谑书写经过宋人的反复阐释，其中所体现的文化信息已超越戏谑语言本身，更加契合受众心理。

关键词：苏轼；戏谑；雅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4)06-0157-09

“戏谑”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卫风·淇奥》，所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1]，既言明戏谑中包含着幽默逗趣的特征，同时又注意到不得以刻薄之语伤人，足见彼时人们已觉察出戏谑可能衍生出伤害之虐的一面。六朝时期《文心雕龙》的内容分类中有谐隐类，其意义与戏谑颇为相似。刘勰认为这类作品“空戏滑稽，德音大坏”^[2]，对滑稽幽默中所凸显的“刺”“虐”不满，认为其不符合仁德与教化的要求。宋人笔记中常见关于苏轼戏谑的记载，标题中多以“谐谑”或“戏”或“谑”等词替代，如《曲洧旧闻》中的《东坡与刘贡父谐谑》^[3]172、《可书》中的《东坡戏钱勰》^[4]、《朝野遗记》中的“刘苏善谑”^[5]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作者们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宋人笔记中偏重对苏轼雅谑的记载及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诙谐用语也由以往的刺虐不断雅化，努力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富有大义的深层意蕴，这使得原本多讥刺的苏轼形象向庄谐义勇过渡。在宋人笔记对苏轼之趣的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南宋文人所憧憬

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其趣味性的象征义、多重表达与内涵在南宋时期愈加浓厚，苏轼也由此成为可以让南宋士人在精神领域实现故国之思的标志性人物。宋人笔记中的苏轼戏谑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暗含着宋代文人意识形态与审美趣味的转变，宋代作者通过对苏轼形象的想象建构，使其成为宋末文人现实人生缺憾的逆向性补偿；同时，其中部分叙事元素与章节为后世沿袭并敷衍，成为明人传奇中苏轼书写的根茎。

一、苏轼书写的谑与刺

苏轼其人，妙语连珠，戏谑引人绝倒，其中自不乏警语，观其所留诗文笔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兼性格豁达超然，引时人称赞，被认为个性、文章相互成就。《冷斋夜话》云：“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6]这种戏谑中往往凸显其辩才，如苏轼、程颐关于司马光薨逝的仪礼之争以程颐告败而告终，较之后人对此事件的诸多演绎，亲历者将之归结为“伊川不能敌其辩也”^[7]，认为在这场争论中苏轼

收稿日期：2024-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教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海洋叙事研究”（23BZJ022）。

作者简介：司聃，女，中央财经大学现代逻辑研究所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北京 100098）。

的辩才胜过程颐,以口才取胜。

苏轼善谑这一特征屡见于两宋笔记,无论是与苏轼相识的北宋时人,还是南宋诸多作者,皆在笔记中不吝笔墨,对苏轼善谑大加描摹。有的直接下论断曰:“苏子瞻好谑。”^[8]如《避暑录话》记载,苏轼黄州时期贫病交加,却“戏以语客,客无不笑”^[9]⁵³,突出其安贫乐道。宋人笔记中对于苏轼戏谑的书写多有情态描摹,轶事对话中屡见“子瞻每笑……子瞻笑曰……子瞻又笑曰”^[10]⁹⁵、“公熟视,笑呼掌笈奏书史”^[11]⁹⁶、“苏轼笑而遣之”^[12]²¹⁵等。诗话类的记载中亦屡见不鲜,如与王安石论诗,“坡笑之”^[13]⁵⁰;与秦少游唱和,“公闻而笑之”^[13]⁵⁰;与黄庭坚讨论换鹅帖,“坡大笑”^[13]⁵¹;更有“公为之绝倒”^[14]之类,格外着意烘托苏轼乐观善谑的性格特征。

戏谑是幽默的语言艺术,在令人发笑的同时也会引人深思。但有时也会出现讥讽太过,刺之过度,则失之宽厚。宋人笔记中亦可见对苏轼戏谑中讥讽过度的负面评价:“虽轼辨足以惑众,文足以饰非,自绝君亲,又将谁讦?”^[15]“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16]即使是对“三苏”极度推崇、视苏轼为一世人豪的蔡绦,也认为苏轼的戏谑中带有恃才欺人的意味:“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17]南宋诸士在为苏轼辩护时,将这种“恃才欺人”归咎为俚俗化故事传播导致:“惟其善于谈笑,喜纳浮屠,故至今谑浪俚谈,类必托之东坡、佛印,且曰东坡之见辱于佛印者如此,而本无其实也。呜呼!其殆此类叹。”^[18]²¹⁷这里认为苏轼对佛印先言语相讥后见辱于其并非历史真实,而是笔记的演绎,作者替苏轼正名之情跃然纸上。

北宋笔记所记苏轼戏谑事颇多讥刺过甚的情况,故事中的苏轼善以人的缺陷或身世等为噱头来讥讽他人,令对方颇为不乐。《澠水燕谈录》记载:“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19]¹²⁵刘贡父晚年因患风疾而致鼻梁塌陷,苏轼改刘邦《大风歌》相讥讽,座中人大乐,而刘贡父“恨怅不已”,明显不满。时人笔记中多有对此事件的记录,如陈师道以小说笔法雅化此事:

世以癩疾鼻陷为死症,刘贡父晚有此疾,又尝坐和苏子瞻诗罚金。元祐中,同为从官,贡父曰:“前于曹州,有盗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书

数卷尔。盗忌空还,取一卷而去,乃举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庠家质之,主人喜诗,好其诗不舍手。明日盗败,吏取其书,主人贿吏而私录之,吏督之急,且问其故,曰:‘吾爱其语,将和之也。’吏曰:‘贼诗不中和他。’子瞻亦曰:‘少壮读书,颇知故事。孔子尝出,颜、仲二子行而过市,而卒遇其师,子路趋捷,跃而升木,颜渊懦缓,顾无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经幢避之,所谓‘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贤者所至,不可复以故名,遂共谓‘避孔塔’。”坐者绝倒。^[20]

此则记载增加了叙事元素,小说笔法更加突出。刘贡父受苏轼牵连被罚金,因而称苏轼为“贼”;作为反击,苏轼讽刺刘贡父鼻梁塌陷。相较之前叙事中苏轼直接讥讽对方的外貌缺陷,此则笔记注重对故事背景的铺垫与对话内容的构建,不仅书写较为完整,而且凸显讥讽戏谑的部分合理性。虽然苏轼依然是攻击刘贡父的面部缺陷,但这是对刘贡父先行讥刺苏轼为“贼”的反击,且从背景交代中可引申出二人关系亲密,结尾处只提“坐者绝倒”,而没有提及刘贡父的反应。这里在记载苏轼人格、本事原委时,增加了大量的前置信息,用以佐证苏轼讥刺的合理性,对戏谑讥刺呈正面态度。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宋人笔记对苏轼的讥刺书写已逐渐显露出雅化的迹象,往往以更加圆融的方式讲述苏轼讥刺戏谑事,雅刺并行。

此类带有明显冒犯意味的戏谑在早期关于苏轼的叙事中并不少见。《澠水燕谈录》记载:“子瞻以蘄笛报之(赵昶),并有一曲。其词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日斜风袅。’又云:‘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辜负,秋多少?’断章云:‘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清霜晓。’昶曰:‘子瞻骂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谓子瞻以蛮风讥之。”^[19]²²¹赵昶自大庾岭南麓来,苏轼将之归为蛮夷之人,并在笛曲词中以“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相讥讽,赵昶知晓苏轼以蛮风讥骂自己,并直言之。又如《道山清话》所记:“童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谓其讥己也,颇不乐。”^[10]⁸⁰苏轼与章惇的恩怨纠葛颇为入乐道,相较南宋后期的笔记主要书写两人先后被贬岭海,过大庾岭时乡人对其态度的异同,早期笔记则更加关注苏轼对章惇身世、个性的戏谑讥讽,叙事结尾往往以章惇不乐告终。此类笔记固然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但从中亦可窥见作者的叙事倾

向。盖因苏轼善谑喜讥刺,故而赵昶、章惇将似是而非的诗文认定为苏轼对自己的“骂”与“讥”。

如果说宋代早期笔记中,苏轼与文友的戏谑叙事讥刺过甚,那么在与优伶相关的戏谑书写中,苏轼的讥刺意味更为露骨。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时,有个营妓要求脱籍从良,苏轼在判词中写到“九尾野狐,从良任便”,被时人赞为“其敏捷善谑如此”^[19]¹²⁶。苏轼携伎拜谒大通禅师,作“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21]。苏轼携伎访云龙山张真人,自称“故将俗物恼幽人”^[22],借此戏弄出家人,带有强烈的俚俗与冒犯意味。“宴会上乐人惊艳的美貌能够调动在场文士们的创作才华,进而可以写出佳作来”^[23],但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如《墨客挥犀》记载:“东坡尝饮一豪士家,出侍姬十余人,皆有姿伎。其间有善舞者,名媚儿,容质虽丽而躯干甚伟,豪士特所宠幸,命乞诗于公。公戏为四句云:‘舞袖翩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24]这个舞姬高大丰硕,苏轼赠诗以戏,甚为促狭,使舞姬难堪不悦。

这些关于苏轼的戏谑书写与一些时人对他的评价相映成趣,如杨时评价苏东坡之诗“只是讥消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25];陈师道认为“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6];苏轼的门人黄庭坚也认为其文章“短处在好骂”^[27]。因此,北宋笔记中对于苏轼谑刺的书写契合当时人们对苏轼的认知,在体现其幽默机智的同时,对其善讥刺也不无微词,戏谑书写背后的指摘油然可见。

二、由刺到雅:戏谑书写的变化

北宋文人在记载苏轼戏谑轶事时,也明确意识到此类戏谑虽然能体现苏轼博学、机智、诙谐的一面,有时却显得有失宽厚,因而也为时人所戒。《晁氏客语》记载:“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28]范十三即范纯夫,他对苏轼讥刺过甚的戏谑持反对态度,苏轼亦自知,凡有戏谑过度,便不敢让范纯夫知晓。从中也可以窥见宋人对戏谑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欣赏戏谑体现出的机智幽默;另一方面也深知这属于“非礼勿语”范畴,不符合儒家中正美学观。

论及宋人对戏谑的看法,当以洪迈《夷坚志》中所言为宗:“滑稽取笑,加酿嘲辞,合于《诗》所谓‘善戏谑不为虐’之义。”^[29]¹³²⁹此论断引《诗经》之语

来说明不应以戏谑语讥刺他人,而应当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文艺观,更契合宋儒思想。南宋以来,士人在书写苏轼戏谑之事时增加了反思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学盛行之后士人的思路转向。如认为言语讥刺犹如毒刃,会带来双向的负面影响,不仅令戏谑对象承受痛苦,而且戏谑者也会因贪于口舌之快而带来不好的结果。为论证戏谑并非徒争口舌之利,书写者们或将其归因于苏轼刚直本性,常怀“愤世疾邪之心”^[30]¹⁸⁴;或认为虽是讥刺之语,却有内在深意,“乃所以深美之,非讥之也”^[31]⁷⁶。如果说北宋至南渡初期的苏轼戏谑书写已逐渐雅化、刺雅并行,那么南宋中期以后笔记中的苏轼戏谑书写即使沿袭自北宋史源,也在材料撷取及叙述方式上不断雅化。

1. 由直露的言语讥刺向含蓄的文字游戏转变

以上文提到的苏刘戏谑事为例,北宋书写者关注苏轼对刘贡父外貌的攻击,带有羞辱意味。南宋时对同样内容的戏谑书写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春渚纪闻》所记:

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晚年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一日,与先生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今请从师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倘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子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刘先生前遭谪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累也。贡父语始绝口,先生即谓之曰:“某闻昔夫子自卫反鲁,会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从夫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从寻访亲旧,因之闾市否?’众忻然许之。始过闾闾,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于是惶惧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已而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孔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以报之也。^[11]⁹⁵

此则笔记由陈师道所记引申而来,但更为周翔,

小说手法更加明显。刘贡父先开口戏称苏轼为贼,引苏轼反击,二人引经善譬,相互打趣,刘贡父并非处于被讥笑伤害的被动地位,讥刺冒犯的意味被大大削弱。同时,这一时期的其他笔记中也常见刘贡父讥刺戏谑他人,如嘲笑他人口吃,被苏轼评价为:“贡父可谓滑稽之雄也。”^[32]《乐善录》载:“刘贡父博学有俊才,而滑稽善谑。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贡父乃以自夸也。”^[33]刘贡父因滑稽善谑而“多所忤犯”,自己却不以为意,行为举止略显不当。

宋代前期笔记所记多为苏轼对刘贡父的戏谑,而后期笔记中这种单向度的戏谑逐渐转为双向,夹杂着刘贡父本人的戏谑,这种双向戏谑逐渐由外形嘲弄转向文字谐谑: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久之,以简招坡过其家吃晶饭。坡不省忆尝对贡父三白之说也。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乃始悟贡父以三白相戏,笑投匕筋,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羹饭奉侍。”贡父虽恐其为戏,但不知羹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贡父曰:“饥不可忍矣。”坡徐曰:“盐也毛,萝卜也毛,饭也毛,非羹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也。”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3]172}

这里虽依旧有戏谑语,但已脱离外形嘲弄,转向文字,主客对答之间凸显博雅,内容明显雅化。在整个过程中,苏刘情感和睦,“贡父大笑”,“(苏轼)笑投匕筋,食之几尽”,“贡父捧腹”,二人对答从容自洽,妙语连珠,最终“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名士风度一览无遗。

早期笔记中,多见苏轼对肥硕者的戏谑,如钱穆父形体丰硕,形象酷似九子母,苏轼戏之曰“今日为本殿烧香,人多留住”^{[13]100},引坐客大笑。又如:“顾子敦肥伟,号顾屠,故东坡《送行诗》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戏之。又尹京时,与从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东坡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同会皆大笑。又以三十钱掷案上,子敦惊觉,东坡曰:‘且快片批四两来。’”^{[34]11}南宋笔记中对此类内容的书写出现变化,不再是直接的言语讥讽,而是逐渐转向文字游戏。如孙宗鉴《西畬琐录》所载苏轼对

吕微仲身材丰硕的戏谑时,言语不再那么直露,而是引经据典,在含蓄戏谑的同时凸显学养深厚:

东坡喜嘲谑,以吕微仲丰硕,每戏之曰:“公真有大臣体,此《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仲拜相,东坡当制,其词曰:“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

而在苏轼与伶伎的书写中,也减少了讥刺意味,展现出诗意雅化的一面。如黄州营妓李琦求诗,苏轼将之比海棠,“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11]90};营妓马盼私下效仿苏轼字体,屡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之”^{[35]92},戏谑趣味有明显的雅化;杭妓琴操与东坡就人生对话,东坡以白居易诗“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相对,最终“琴大悟,即削发为尼”^[36],两人之间的言语往来毫无情色俚俗意味,带有佛家空寂。

南宋中期后,笔记书写中将苏轼戏谑雅化的痕迹更加明显,甚至直接加入论断“东坡多雅谑”^{[12]234},或以“苏东坡不甚喜妇人,而诗中每及之者,非有他也,以为戏谑耳”^[37]等,为其戏谑之语开脱。更有模拟《汉书》中的张禹书写,言:“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席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值有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谈笑耳。”^[38]这里苏轼虽有戏谑之举,但并不是对所有人,仅与性格相投的“佳客”终日谈笑,行为处事适度而不疏狂,更符合传统意识形态下士大夫的形象特征。

2. 戏谑讥刺在雅化解读中不断严肃化

在苏轼的戏谑书写中,宋人笔记对其与程颐的仪礼之争记载较多。北宋中期以后,笔记中关于此事的书写发生了明显的流变。据程氏记载,苏轼询问程颐为何熟悉丧仪,言:“轼闻居丧未葬读丧礼。太中康宁,何为读丧礼乎?”^{[39]416}这里苏轼的语言刻薄且具有攻击性,足见二人仪礼之争的激烈。程颐性格古板,曾被邵雍喻为“生姜树上生”^{[39]197},与极富情趣的苏轼差异较大,二人之间容易产生戏剧性张力。早期笔记对此事的记载沿袭史源,苏轼对程颐的评价比较辛辣,认为他是乡曲先生:“子瞻戏曰:‘颐可谓懊糟鄙俚叔孙通。’”^[40]从“闻者笑之”可以看出,时人对此评语也似乎高度接受,书写者显然对苏轼的讥刺持正面态度,以苏轼的幽默衬托程颐的迂腐呆板。

南宋人对于苏轼与程颐的仪礼之争的书写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对戏谑持“轻薄”评价,如“苏

子瞻千古奇才,独以轻薄讪程子”^{[18]217};有人认为苏轼恃才傲物,戏谑之语更似对程颐的诋毁,如“东坡先生才气高一时,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颐之奸,又诋程为‘麀糟陂里叔孙通’”^[41];有人认为苏轼过于任性使气,对程氏诋訾,如“坡公气节有余,然过处亦自此来”^[42]。

南宋笔记中对苏程之争的言说,还出现重新解读的迹象,试图为苏轼开脱:

东坡讥骂勒侮,略无假借,人或过之,不知东坡之意,惧其为杨、墨,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虔庸堕之习也,辟之恨不力耳,岂过也哉?^{[43]46}

沈作喆承认苏轼对程颐“讥骂勒侮,略无假借”,虽以辩才胜,但“人或过之”。在他看来,这是因天下人不了解苏轼天性而妄加指责。同时,他进一步敷衍苏程之争的本事:

司马温公薨时,程颐以臆说敛如封角状。东坡嫉其怪妄,因怒诋曰:“此岂信物!一角附上阎罗大王者耶?”人以东坡为戏,不知《妖乱志》所载吴尧卿事,已有此语,东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诚不堪其迂僻也。^{[44]91}

南宋时期的笔记进一步淡化了苏程之争中的戏谑成分,如《贵耳集》将其置于洛蜀党争的大背景中:“元祐初,司马公薨。东坡欲主丧,遂为伊川所先,东坡不满意。伊川以古礼敛,用锦囊囊其尸,东坡见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当写作:信物一角,送上阎罗大王。’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44]146-147}这里将关注点放在苏程二人自此失和上,继而勾连出洛蜀党争的宏大叙事,书写态度较为严肃。

还有一些笔记在讲述苏程之争时,忽略先前的戏谑书写,将关注点转向是非之辩,将讨论的话题回归祭祀本身:“程、苏致斋,厨禀造食荤素,苏令办荤,程令办素。苏谓致斋在心,岂拘荤素?为刘者左袒。时馆中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予谓不然。斋之禁荤见于法令,乃禁五辛,虑耗散人之气,间其精诚。与禁饮酒、听乐、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荤为鱼肉,徒有是非之辩。《庄子》载颜回不饮酒,不茹荤,谓祭祀之斋是也。”^[45]

又如苏轼科场自拟皋陶典之事,北宋人在书写时,突出苏轼对编撰典故的不以为然态度凸显其洒脱不羁的个性:“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46]至南宋,杨万里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有了另外的解读:

欧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尧?^[47]

这里的对谈人由梅尧臣变为欧阳修,后者是当时文坛与政坛的领袖人物,他对此事的态度可以视为官方与主流态度。这里对苏轼编撰典故做出了合理化的解释:苏轼效仿孔融,对所撰内容进行符合历史逻辑的常识性推论。相较北宋人所记梅尧臣的“大骇”,欧阳修对此的反应只是“大惊”,并感叹这是苏轼善读书、善用书的表现。作者于结尾特意论述道:“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尧?”书写者在苏轼善读书、善用书的预设背景下,将其编撰典故之事解读得更加圆融、偏于正统,消弭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高经叛道意味。

南宋笔记在记录苏轼戏谑之语时,不断进行雅化解读,或凸显其博闻强识,或将其与时政联系起来。苏轼拜谒吕微仲,因其久眠而以“六目龟”^{[34]8}相戏。南宋人对此这样解读:“世南尝疑坡寓言以讽吕,未暇寻阅质究。偶因见岭海杂记,有载六目龟出钦州,只两眼,余四目乃斑纹。金黄色,圆长中黑。与真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细辨认,方知为非真目也。”^[48]这里“六目龟”已不是戏谑讥刺,而是代表着苏轼的博闻强识。在部分篇章中,书写者将苏轼的戏谑与时政相连,将其戏谑解读为有感于时局的不平则鸣,而不是泄一己之愤,淡化了戏谑带来的自娱与娱人色彩。如“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49]635}，“熙宁间介甫当国,力推新法,子瞻讥消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二公皆一时伟人”^{[31]58},等等。

3.以戏谑之语凸显豁达、刚正之德

自北宋至南宋,苏轼戏谑的笔记书写中凸显其

人豁达、博厚的条目不断增多。前期笔记中,苏轼或“抚掌”,或“大笑”,性格跃然纸上。南宋笔记中对苏轼乐天豁达性格的描摹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情态记录,更与其人生起伏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

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犷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50]

苏轼以爱食闻名,兄弟二人在贬谪途中相遇,面对难以下咽的恶食,苏辙“置箸而叹”,苏轼则“已尽之矣”,并与弟弟打趣、大笑。这里通过动作、语言、表情等多维度细节勾勒,表现出身处逆境中的苏轼的豁达心态与看淡生死的坦然。

宋人还在笔记中巧妙地以戏谑之语凸显苏轼刚正廉洁的美好品格:

苏子由在政府,子瞻为翰苑。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来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来见子瞻,且云:“某有望内翰以一言为助。”公徐曰:“旧闻有人贫甚,无以为生,乃谋伐冢,遂破一墓。见一人裸而坐曰:‘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裸葬以矫世。无物以济汝也!’复凿一冢,用力弥艰;既入,见一王者,曰:‘我汉文帝也。遗制,圜中无纳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济汝?’复见有二冢相连,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见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饥色,饿于首阳之下。‘无以应汝之求。’其人叹曰:‘用力之勤,无所获,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谓曰:‘劝汝别谋于他所,汝视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35]114}

故人前来求苏辙干谒,苏轼不便直接拒绝,却以伯夷、叔齐自比,言明兄弟二人为官清正廉洁,不徇私情。此举动固然有复杂局势下的无奈,却直以通达的态度书写,言语妙趣,故人亦有魏晋之风,不纠缠,“大笑而去”。

南宋笔记对苏轼的戏谑书写不以浮于形上的嬉笑为叙述重点,更加关注其中的价值,所谓“嬉笑之怒,甚于裂眚”^{[49]18},在戏弄的外衣下包裹着严肃的道德内核。又如: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史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

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51]176}

此则戏谑为自嘲,与刘太守的刻板相映成趣,在彰显趣味性的同时,亦有对人生的体味与反思,苏轼个性之豁达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对苏轼大义的书写进一步增多。如:“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获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52]395}这里的讥刺基于“勇于为义”,虽是戏谑书写,彰显的却是苏轼的勇与义。因此,戏谑体现出的是“浩然之气,是他胸中无累,吐出这般言语”^[53],不是缺乏大义的妙语机锋,而是勇与义的具体体现。

三、苏轼戏谑书写变化的深层原因

苏轼一生受党争牵连,遭遇坎坷,评价起落不定,其人生遭遇可谓北宋党争的缩影。宋代笔记中的苏轼书写,明显地带有儒学与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鲜明色彩。戏谑书写由俗到雅的过程既是文体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又受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

1. 宋学背景下的叙事严肃性

在南宋理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对叙事严肃性的要求不断提高。“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54]在内忧外患压力下,思想流派中“理”胜出。多讥刺显然不符合儒家的规范,“戏谑不惟害事,志亦为气所流。不戏谑,亦是持志之一端。”^[55]此观念虽非肇始于南宋,却被理学一派奉为圭臬。苏轼戏谑中凸显口舌之辩无疑是儒家“君子不重则不威”^{[56]10}的演绎,是威重、严肃的反面,消弭了士大夫身上的儒家道德——“刚毅木讷,近仁”^{[56]161},戏谑展现出的机敏精巧与木讷相左,与儒家要求的忠厚更是相去甚远。在这种文化观念的观照下,苏轼戏谑书写出现新变化。

苏轼其人“明敏可爱”,笔记中对于苏轼的戏谑书写,创作基调多为惯用的名士风流,没有勾勒出理学观念中的士大夫形象。在理学背景下,文人对于苏轼的戏谑书写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雅正解读,偏重“谑而不虐”,摒弃以前书写中对人外在的低俗嘲讽,即使涉及男女话题也无关“性”。这种戏谑彰显的是一种谐趣,一种文化品位,在诙谐的外壳下,彰显着正统性及严肃性。因此,嗜好美食的苏轼,逐渐被记录为“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

草”^[29]¹⁴,不追求过多的欲望与外在享受。即使对苏轼冒死吃河豚的书写,也加入雅化的解读:“东坡诚有味其言,使嗜色如嗜河豚者而不知戒,皆不免于死。噫!东坡诚有味其言。”^[52]²⁹⁵

这种文化品位在政治类叙事中,更体现为向严肃性无限靠拢。戏谑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饱含着庄严的情感。宋家诸子不敢将宋祁兄弟文集借于苏轼看,因其中有一首张贵妃制,担心苏轼“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57],看似书写苏轼戏谑,实则讥刺逢迎者,别有深意。

2. 南渡以来的政治再评价

靖康之变后,宋廷南迁,自皇族至士人在深恨中反思国家覆亡的原因,皆将之归于党争。南宋虽未承绪前朝的新旧党争,但庙堂之上始终萦绕着党争气息,时刻刺激着时人反思北宋之亡。这一时期,笔记中“神怪茫昧,肆为诡诞”^[35]²⁸¹的内容进一步减少,代以现实书写,于黍离之悲中回溯宋代的党争历史,认为党争导致派系倾轧,继而奸佞当道、良臣蒙难。在北宋后期遭受政治打击、被尘封禁锢许久的元祐党人因此获得“拨乱反正”的机会,“盖我朝之治,元祐为甚……当熙、丰小人相继用事之后,使非继以元祐,则中原之祸,不待靖康而后见”^[58],“章惇、蔡京为政,欲殄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49]¹²⁷,“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49]⁵⁹⁰。元祐被视为忠与正的时期,元祐党人普遍获得政治再评价与广泛同情,“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叹恨也”^[3]¹⁰³。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作为元祐党人之首的苏轼,获得了正向情感投射。宋孝宗于乾道九年(1173年)追赠苏轼为太师,感叹“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59],将彼时对苏轼的褒奖视为公允之评。皇帝缅怀故老,激起了文士们明君贤臣理想政治模式的投射。作为宋型文化代表的苏轼,在政治再评价的观照下,成为南宋人回溯历史的标识性人物。北宋亡于党争的思维贯穿着南宋,南宋对亡国的反思及对党争的厌恶亟须建构一个正面人格形象。作为党争失败者的苏轼,因才高、忠义获得了正向的情感投射,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表述着宋世风流。在这种政治再评价的观照下,笔记中对于苏轼的戏谑书写附着了更多的文化及政治价值,有了多向度的发展。

一是关联元祐党人身份,描述其南迁行状。此类戏谑书写更能体察忠臣蒙难的悲剧内核,如禁毁苏轼所书神道碑,以张山人插科打诨“只消令山人

带一个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两个‘不合’字,便了也”^[11]⁷⁸来讲述,看似瓦舍艺人“说浑话”,实则讥刺新党对元祐学术的禁毁。岭海时期苏轼的戏谑书写带有身世之感,与友言:“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可不大笑乎?”^[12]²¹²答姓名曰:“罪人苏轼。”^[12]¹⁹⁵看似妙语自嘲,实则悲剧内核,情感严肃。

二是关于苏轼后世接受的书写增多。宣和初,卖墨者借苏轼名头,身价倍增^[9]¹⁸⁻¹⁹。“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韵。”^[3]²⁰⁴此外,笔记中着重对苏轼北归的书写。众人尾随苏轼求墨宝,“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11]⁹²,寥寥数语内涵丰富,既说明苏轼声名远播,又表现其亲和超脱。笔记中更有对父老争睹苏轼的渲染:“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立舟侧。”^[12]²³⁸士人仰慕东坡,门人以“过东坡”^[60]称呼,甚至绿林之流也修葺六如亭^[29]⁸⁷,更有甚者与苏轼后代痛饮,不惜醉酒而卒^[51]¹⁹⁴。

三是将苏轼作为一个宋世文化符号,展现宋文化的繁荣。靖康之变为宋代士人带来深刻的亡国之痛,在与辽、金、蒙古等游牧政权的交往中,宋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因此,更需在精神层面寻找自信,尽力书写宋文化的繁荣,以弥补现实失利带来的心理创伤。南宋中期之后,笔记中关于苏轼与辽金等国使者交锋的戏谑书写增多。苏轼聪慧巧辩,常令异国使者折服倾倒,在外交上维护了宋廷的体面与尊严。如岳珂《程史》所记: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谑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寔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徧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体。‘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睨焉,欲起辩,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闕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人意,大骇服。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放,使自愧弗及,迨白沟,往反辞舌,不敢复言他。^[61]

这是南宋人的北朝回忆,不再像早期苏轼戏谑书写那样从辛辣妙语上探寻戏谑乐趣,而是将才高忠义作为支撑点,将个性之乐转变为政治之乐。

这一时期,笔记中对于苏轼在辽、金等地接受的书写增多。如:“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

服如此”^[19]⁸⁹，“苏文忠昔帅此郡，做《松醪赋》，金人以碑刻相遗”^[62]。更有笔记记载辽人与奉旨使北的宋臣面前讨论苏轼词，宋臣改词为“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相讥讽，使辽人“默无语”^[44]¹⁹⁴。

3. 苏轼之趣成为宋世风流的代表

宋世风流不同于前朝，宋代士人阶层一直以平民为主体。士大夫们普遍接受日常生活之趣，“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63]。此乐为俗世生活之趣，而不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6]²¹¹式带有功用价值的获得。宋代的士大夫们已跳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原始儒家诗教范畴，而更愿意沉浸世俗生活，体味其中的趣味，俗世生活的市井趣味可视为宋型文化的标志性特色。宋人并不羞于展示、分享世俗之趣，且不认为此般趣味相较唐人的功业之趣更为逊色。

南宋时期，汉唐政治本体已消解，宋学与禅学的人世转向相融合，因此，宋世风流体现在传统规范与现实风情的融合，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的合拍^[64]。苏轼为宋世风流的典型人物，传统的“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已不是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丰富自我的手段^[65]。外在事功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在仕隐之间起伏的苏轼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具有普世意义，对现实有超越性的悲剧审美，逐渐成为宋世风流的代表性人物。

南宋笔记对于苏轼的记载多为回忆性书写，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随着时间的流逝，曾与苏轼会面相知的一代人老去，苏轼逐渐成为一个口耳相传的文化符号。笔记非正史，作者可以自身视角追忆旧时，构建带有浓厚主观性的北宋记忆，曾在汴京生活过的人在战败、离乱之痛下回溯，“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66]⁴，不免情绪低落，流涕长太息。“坡公作诗时，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予闻希赐语时，绍兴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忆前事，乃绍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49]⁵⁶²作者们在对旧日生活、前朝人物的追忆中，以文字建构出想象中的典范宋世，通过对盛世的追忆与真实时局做心理对峙。东坡之趣是士大夫文化审美的代表，体现出一个比典章制度更重要、更高层次的文化审美。因此，宋人笔记通过对苏轼的书写构建出南宋士人精神上的神圣空间，在对苏轼本体的再创造中，完成精神的朝圣，在现实世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与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诗歌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例如，苏轼歌咏陈州门的诗原本平常，但南宋人再吟诵时，便成为故国记忆的再生，以至于“每诵此诗，

未尝不泪满青衫也”^[66]²⁴。苏轼的博闻强识中彰显着宋世的富贵风流，南宋末士人颇喜解析苏轼诗歌，列举其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木之品、花之品、虫鱼之品^[67]。苏轼已成为彼时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在对苏轼的建构中，南宋文人的心理防线也在建构，在寻找慰藉的同时更加沉郁顿挫，在沉痛书写中有别样的感受。

结 语

南宋一朝偏安一隅，始终在风雨中飘摇，东坡戏谑书写的雅化是时代赋予的烙印。南渡之后，随着南宋综合国力的江河日下，有识之士的政治理想趋于幻灭，他们进一步退缩到自我抒怀、自我回忆的狭小圈子中，在对往昔的回忆与重构中达到精神的解脱，以记忆中的宋世风流消磨现实的时光。相较正史的严谨，笔记小说拥有更多的自由创作权，记录昔日旧闻、名臣高士言行，借以寄托故国之思^[68]。

苏轼善谑书写早在北宋元祐年间便已成熟，却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戏谑内涵在流传中重新解构。流变承载着异时宋人的意识形态变迁，具备多种情感倾向的表达，戏谑体现的文化信息及独特时代气息，加之历代宋人反复阐释，其已超越了戏谑语言本身。笔记作者将苏轼戏谑作兴寄书写，展现其才华风雅、任情旷物，满足了接受者的心理需要。面对大厦将崩的末世气数，苏轼戏谑之趣成为故国文脉及文明的象征，成为南宋人的精神桃花源。

参考文献

- [1] 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5:112.
- [2]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138.
- [3] 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4] 张知甫.可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432.
- [5] 佚名.朝野遗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37.
- [6] 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45.
- [7] 邵博.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9-160.
- [8] 叶梦得.岩下放言[M]//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47.
- [9] 叶梦得.避暑录话[M]//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0] 佚名.道山清话[M]//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1] 何蘧.春渚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吴宏.独醒杂志[M]//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3] 赵令畤.侯鯖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4] 俞文豹.吹剑续录[M]//全宋笔记:第七编:第五册.郑州:大象

- 出版社,2019:135.
- [15] 朱彧.萍洲可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7.
- [16]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8.
- [17] 蔡绦.铁围山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3:59.
- [18] 黄震.黄氏日抄[M]//全宋笔记:第十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9]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0] 陈师道.后山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7:70.
- [21]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637.
- [22] 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822.
- [23] 柏红秀.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诗歌创作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181.
- [24] 彭口.墨客挥犀[M].北京:中华书局,2002:474.
- [25] 杨时.杨时集[M].林海权,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270.
- [26]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306.
- [27]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425.
- [28] 晁说之.晁氏客语[M]//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36.
- [29] 洪迈.夷坚志[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0] 韩淲.涧泉日记[M]//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84.
- [31] 王楙.野客丛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2] 曾慥.高斋漫录[M]//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1.
- [33] 李昌龄.乐善录[M]//全宋笔记:第九编:第二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50.
- [34] 孙宗鉴.西畬琐录[M]//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35] 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6] 吴曾.能改斋漫录[M]//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01.
- [37] 袁文.瓮牖闲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7:80.
- [38] 施德操.北窗炙录[M]//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33.
- [39]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0] 孙升.孙公谈圃[M]//全宋笔记:第二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67.
- [41] 吴曾.能改斋漫录[M]//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7.
- [42] 程毅中.宋人诗话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7:1176.
- [43] 沈作喆.寓简[M]//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44] 张端义.贵耳集[M]//全宋笔记:第六编:第十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45] 戴埴.鼠璞[M]//全宋笔记:第八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66.
- [46] 叶梦得.石林燕语[M].宇文绍奕,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4:115.
- [47] 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4375.
- [48] 张世南.游宦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
- [49] 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0] 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
- [51] 王明清.挥麈录[M]//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一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52] 孙奕.履斋示儿编[M].侯体健,况正兵,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
- [53] 车若水.脚气集[M]//全宋笔记:第七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37.
- [54] 赵彦卫.云麓漫钞[M].傅根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135.
- [55] 吕祖谦.近思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67.
- [56] 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57]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319.
- [5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7-118.
- [5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35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61.
- [60]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9:72.
- [61] 岳珂.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
- [62] 程卓.使金录[M]//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五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298.
- [63]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32.
- [64] 冷成金.唐诗宋词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
- [65]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北京:文苑出版社,2003:339.
- [66]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M].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7] 阙海娟.梦粱录新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5:24.
- [68]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09.

From Thorn to Elegance: Changes of Su Shi's Joking Wri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Notes

Si Dan

Abstract: In th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Su Shi's satirical writing matured as early as the Yuan You Period, but it was re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atire was deconstructed in transmission. In the early notes by Song people, Su Shi's sarcastic remarks were too harsh and even vulgar. It gradually became more refined, and the satirical writing shifted from direct exposure, ridicule, and satire to a game of words, and towa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narrative, highlighting its upright character. The reasons for this were roughly influenced by two aspect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cluding the serious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in the context of Song studies and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re-evaluation since the Southern Expedition.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reflected in Su Shi's satirical writing, which had been repeatedly interpreted by the Song people, surpassed the satirical language itself and was more in line with the audience's psychology.

Key words: Su Shi; satirical writing; elegance

责任编辑:采薇